

## 代序一

對於是次能以我的名字作為主角名稱，我真的既興奮又激動，可說是受寵若驚，不知為自己的名字在家中感激了父母親多少遍。然而感動很快便成了害羞，特別因為要寫序言的關係而使我萬分緊張，深怕寫得不好會被見笑，唯恐小女子的文筆未能登上大雅之堂，還望小唐和各位讀者能夠多多包涵。

從小我就很喜歡閱讀，但又一直較避忌少圖多字的書本，可能是怕想像空間狹窄，自己會嫌悶吧。而令我踏出了第一步的，就是小唐的《魔法牛奶湖》，讓我有勇氣接觸厚實的小說，明白到文字的奧妙。

深刻記得是在小五的那一年，陪著朋友逛流動圖書館，被那夢幻的書名和書背的配色吸引了我的眼眸。回家後我即晚打開了它，剎那間就像被施予了魔法，不習慣看字多的書，卻忘了時間的流逝，一直看了好幾個小時。我的閱讀速度很慢，因為總愛沉浸在文字世界中回味和幻想，當我回過神來天色早已漸亮，魔法令我連眼睛的疲勞以及睡眠的需要也拋諸腦後了，結果只能就這樣帶著沉重的睡意和書本的感動回校上課。或許是我太感性吧，每當我進入故事的世界，我都會完全代入其中，並與主角的

感覺同化，所以當天的我是眼睛略帶紅腫的，畢竟是第一次看悲傷結局，難免會有點傷感。

還記得之後為了看小唐其他的作品，在朋友的帶領下第一次踏上了成人圖書館的階梯，那一刻的震撼至今仍存在記憶之中。進去之前我在門前做了一次深呼吸，然後才挺起胸膛，打開那一扇「新世界的大門」，那時好像還天真地以為自己能在那一瞬間就變成大人了，現在想來好像還挺可愛的。

小唐的書中世界，總是稚氣中卻帶著成熟的味道，她的用詞並不複雜，但文字中卻總是有一種難以言述的魅力。她的魔法能把你捲進她的幻想世界，讓你充分了解她對文字的厚愛，她能只用黑與白的文字帶你進入色彩繽紛的幻想國度。小時候看她的書只會覺得很夢幻，會以為是一本童話，但現在看著看著就會不自覺地落下了淚，到長大後才發現有很多感慨和很多年幼時不能理解的遺憾，原來都能在小唐的書中找到。我個人認為童話中的現實比現實更深奧更複雜，所以才這麼喜愛小唐的書，以童話般的寫作風格帶出有深度的故事，特別耐人尋味，又教我如何不為這樣的她著迷呢。

可能亦因為這樣，我的寫作風格也染上了一點點小唐的色彩，我喜歡用唯美用詞

和童話般的文風來寫作，詩情畫意般細緻地描述平常的事物，然後慢慢帶出一些略有深意的故事。但常在考試中因寫得太多而時間不夠就是了，很蠢呢。

看完《碎月的謊言》後我特別感動，不自覺地一直在「她」身上尋找與自己的相同之處，而在「她」的影子中彷彿看到了一點點的自己，是因為名字相同而產生的共鳴，還是我被拉進了「她」的世界呢？這次小唐的寫作方式稍有突破，我覺得很創新很有趣喔！希望大家也會喜歡，其他關於故事的內容就不透露了，留給大家慢慢細閱吧。

讀者 曉瞳

二〇一九年六月

## 代序二

收到小唐的邀請，真叫我喜出望外，心情久久未能平復，素來我只是個默默無聞的讀者，沒想到有機會在小唐的書上寫上寥寥數筆。連忙打開書櫃，看到小唐的小說排得井然有序，每一本小說也曾伴我度過無數的假日午後。回想第一次接觸小唐的書是《流淚的守護星》，正值少女情竇初開時期的我（其實那時還是小學生），一看便愛上了小唐的「童話式愛情」，每當小唐推出新書，我總是迫不及待購入，躺在床上細看。就是這樣，不知不覺來到九年後的《碎月的謊言》。

書中的內容關於月亮和雲，還加入了大量日本元素，如神社、溫泉等等，看後真的有一種置身在日本的錯覺，更溢滿唯美浪漫的氣息。月亮有「守護」的含義，月亮城堡化身為指環，套在女主角雲曉瞳的手上，男主角姜雪月的一句「我想先預訂你的一輩子，承諾在餘生盡最大能力愛護你、守護你」頓時令我熱淚盈眶，百感交雜。「預訂終身」比「直接求婚」來得更純真，「一嚙雲公主」和「白雪王子」將在一塵不染的月亮城堡內終身廝守。

然而看到書名，便能猜到定是淒美感人的故事，破碎的月亮，還能拾回回憶的碎片，再次拼砌成盈月嗎？

讀者 嘉嘉

二〇一九年六月

# 目錄

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回         |     |
| 雪月之初遇 ..... | 009 |
| 第二回         |     |
| 月亮的錯覺 ..... | 031 |
| 第三回         |     |
| 粉紅月之夜 ..... | 053 |
| 第四回         |     |
| 滿月的眼淚 ..... | 075 |
| 第五回         |     |
| 葉月之城堡 ..... | 097 |
| 第六回         |     |
| 私奔到月球 ..... | 121 |
| 第七回         |     |
| 心碎小望月 ..... | 145 |
| 第八回         |     |
| 殘酷的月光 ..... | 167 |
| 第九回         |     |
| 月亮的碎片 ..... | 191 |

第一回

## 雪月之初遇

我的心臟撲撲地跳動著，  
彷彿快要躍出胸腔，  
身體明明被冷風吹得不停發抖，  
臉頰和耳根卻在發熱。



我把頭靠在玻璃窗上，看著窗外一幕幕倒退的風景，井然有序的城市面貌映入眼簾。

一幢幢整齊雅致的日式平房。一排排錯落有致的店鋪招牌。一根根高低起伏的高架電線。

即使是那條人來人往的街道的垃圾桶、那頭在翻垃圾桶的流浪貓，看起來都是那麼乾淨整潔。

換了在香港，我從來不會讓頭髮碰到公車的任何部分。現在的我卻肆無忌憚地倚著車窗，臉頰都幾乎要貼到玻璃窗上。

公車開始駛進近郊，向著我所期待的中禪寺湖進發。沒多久，天空飄下了綿綿細雪，把景物染成如夢似幻的銀白色。

我屬於怕冷的體質，最討厭就是冬天，下雪的日子便牙關打顫，無法真心感到浪漫。這陣子都要穿上厚厚的大衣、全身貼滿暖包，才能勉強走出室外。

不過，只要想到今夜可以在湖邊欣賞「雪月」，就覺得要捱冷也是值得的。

很多人喜歡在日本的郊野看星星，其實這裡也有很多賞月的好地方。過去一年，我去過京都大覺寺的大沢池、信州的姨捨梯田、海津的月見之森公園、名古屋的德川



園、大津的石山寺……這些都是人們口中的「月見之名所」，全部各有特色、名不虛傳。

有人說「外國的月亮特別圓」，我就覺得「日本的月亮特別美」。如果可以一直留在這裡，那該有多好？

當我想起戶口結餘的四位數字，眼中的風景頓時蒙上一層陰霾，外面的銀白世界化成一片灰濛，心裡也結起了厚厚的冰塊。

雖然媽媽沒有說些甚麼，但連唸研究生的妹妹都會把獎學金當作家用，我實在沒有顏面再逃避養家的責任。

從小到大，媽媽都好像對我比較偏心，妹妹的讀書成績比我優秀、性格比我乖巧踏實、處事態度比我認真，但媽媽就是把最好的留給我，基本上我做甚麼她都會支持，對妹妹的要求卻嚴苛得多。

兩年前，我辭掉了O的工作，跟她說要出國四處遊歷，暫時不能供養她了，她沒有半點抱怨，只是擔心我一個人在外地會吃不飽、穿不暖。

當年妹妹大學畢業，想和同學到歐洲旅行半年，她卻大力反對，說她不可耽於逸樂，應該盡早投入社會工作。妹妹覺得很委屈，不斷投訴媽媽偏愛我，還懷疑自己不

是她的親生女兒。

我不自覺地摸著脖子上的項鍊，那是媽媽去年越洋寄給我的生日禮物，我好像還沒親口跟她說一句「謝謝」。

最近我都沒有接媽媽的電話，只是以貼圖或表情符號回覆她的 Whatsapp 訊息，想想也覺得自己很不孝。

今天是農曆二月十五日，也就是元宵佳節，不知道妹妹有沒有陪她一起過？

我從大衣的口袋拿出手機，正想用 Whatsapp 跟媽媽問好，竟發現儲值卡的流動數據又用完了。在日本的這段日子，我一直用平價儲值卡，卻常常忘了增值。

我嘗試使用公車的免費 Wifi，但試了好幾次都無法連接到網絡。車程尚餘大半小時，不能上網太慘了，而且我想預先下載中禪寺湖的地圖，於是我決定像往常一樣「蹭網」。

按進附近的 Wifi 網絡，竟然全部都有加密裝置，沒有人開放手機的個人熱點，看來日本人比香港人小心謹慎得多。

還在香港的時候，有次我連續幾個月都提早用完 GB 的數據，後來才發現是我曾經跟朋友共享網絡，之後忘了關掉自動分享的功能，結果不斷「被蹭網」。



從此以後，我立下了「寧要我蹭天下網，莫要任何人蹭我」的原則，自此數據用量大減，每月用最便宜的1GB計劃已綽綽有餘。

我重新檢視著Wi-Fi網絡的狀態，看看有沒有漏網之魚，這次留意到一行熟悉的文字——「搵到我咪畀你用囉」，帳號名稱不單是中文，還要是廣東話，顯然是出自香港人之手。

好大的口氣啊！我環看四周一眼，車上不計我和小朋友在內，共有八名成年乘客，分別是五男三女，兇手……疑兇……不，「Wi-Fi主人」就在這八人當中。

先說三名女乘客，一個是化上精緻妝容的典型日本美少女，一個是帶著兩名小孩的樸素婦人，最後一個是彎腰駝背的銀髮婆婆，從種族、年紀和氣質看來，她們都沒有嫌疑。

別說我性別歧視，會開這種無聊玩笑的人，九成是個男的，而且極有可能是狂妄又自戀的類型。

我是日本推理小說迷，東野圭吾、宮部幸美、湊佳苗、貴志佑介、島田莊司等作家都是我的偶像，反正現在沒事可做，不妨玩玩偵探遊戲，揪出「Wi-Fi主人」的真面目。

五名男乘客當中，有一名是上了年紀的伯伯，我看到他用的不是智能手機，先將他排除在外。

候選男 A 坐在最近司機的前排座位，一身大學生的休閒造型，跟我在同一個站上車，好像因為找不到 O 卡，混亂中把懷裡的參考書都弄跌了。當時他顯得手忙腳亂，臉頰紅得像個蘋果，一邊撿書一邊道歉。聽他字正腔圓的日語，感覺上不像香港人，可疑度只得兩成。

候選男 B 坐在我前一排的座位，長著一張像洋娃娃般精緻可愛的臉蛋，約二十歲出頭，頭上頂著型格的黑色帽子。他滑動手機時露出天使般的微笑，顏值冠絕全車，而且一看就是沒有網絡會死掉的人。不過我瞄到他曾回覆「ZM」的訊息，輸入的是日語，所以可疑度下降至三成。

候選男 C 坐在下車位置附近，年近四十歲，一直處於半睡半醒的狀態，好幾次把頭撞到扶手上，看來是個睡不飽的勤力上班族。我看他兩鬢至下巴留了濃密的落腮鬍，很有日本大叔的風格，眼角朝上、鼻高而尖、嘴巴寬闊，屬於典型的日本人臉相，可疑度僅為四成。

至於候選男 D 跟我坐得最近，年約二十七、八歲，身穿日本品牌的天藍色雪衣、



鮮黃色雪褲，身旁放著一個黑黃雙間的滑雪板袋。從側面來看，他的額頭飽滿、眉骨凸出、鼻子挺翹、下巴線條分明，說不上帥氣，卻挺有氣質。

單從五官和打扮，初時我無法判斷他是香港人還是日本人。直至他脫下滑雪外套，我瞥見衣領上那個純白標籤，謎底終於解開了！

這個品牌的雪衣標榜日本製造，一向賣得很貴，我因為捨不得在專門店買，所以上網看看有沒有款式相似的，結果發現尋寶網真的有售。那家店明目張膽地「參考」各名牌設計，只是略為改動顏色或圖案組合，分別極為細微，一般人難以察覺。

經我細心研究後，才發現原裝的衣領標籤會按衣服本身的顏色而更改，譬如藍色的雪衣會配粉藍色的標籤、紅色的雪褲會配粉紅色的標籤，而冒牌貨卻清一色用普通的白色標籤。

這個人穿的是冒牌貨啊！我認識的日本人都很抗拒上尋寶網，他的可疑度瞬間飆升至八成！

該用甚麼方法證實我的猜測？我苦思良久，然後腦海靈光一閃，清了清喉嚨，用廣東話喊了一句：「我找到你啦！」

誰聽得懂這句話，誰就是「搵到我咪畀你用囉」。我真是個不可多得的天才！

沒想到此話一出，車上所有乘客都不約而同望向我。我看到候選男C一臉被嚇醒的懵逼，日本美少女把唇膏塗出了界，兩名小孩子好奇地眨著眼睛，連候選男B也暫時把目光從手機屏幕上挪開。

怎可能這樣？大家都會廣東話嗎？我正感迷惘，身後的中年婦人把頭探上來，輕聲以日語問我：「妹妹，你沒事吧？」

「我……沒事呀！」我猛地耍手搖頭。

「沒事就別隨便大叫！」睡眼惺忪的候選男C不滿地接話，眼中流露出厭惡之色。他的口音帶有濃烈的關西腔，確認了是沒有嫌疑的日本大叔。

「對……對不起！」我尷尬地低頭道歉。

原來大家不是聽懂我的話，而是被我的叫聲打擾了。我怎麼沒想到，日本公共交通工具的車廂一向很安靜，我突然如其來高聲喊叫，自然成為眾人的焦點。

好丟臉啊！我只好抓起手機，裝作在跟人聊天。沒想到候選男A從車頭走了過來，默默地坐在我旁邊的空位上，雙手抓緊了書本，一臉欲言又止的模樣。

答案竟然是可疑度最低的他？看來我的推理能力還沒到家，回去要再啃幾部偵探小說。



「……」他微微挪動嘴巴，卻吐不出半個字。

那副傻氣害羞的模樣很可愛，但不知何解，我心裡隱隱感到失望，是因為自己猜錯了嗎？還是嫌他不及候選男B英俊？

我向他報以溫柔的微笑，他終於開口問：「我知道自己很冒昧，但想問你剛才不是在說國語？」

「不，我是香港人，那句是廣東話。」我馬上澄清。

「香港人也算是中國人，對嗎？」他雙眼發亮地看著我。

「如果你問我，我想答不是。」我聽到自己的語調倏地變得冷冷的。

「噢，原來如此。」候選男A好像有點失望，但仍保持笑容解釋：「我正進行畢業專題研究，需要找來自中國的受訪者進行訪問，還差兩個就完成了。」

「你們學校應該有很多中國留學生吧？街上也有很多內地遊客。」我想起每天都在街頭遇到內地人。

「我們的研究對象是十五至二十歲的青少年，所以不容易找。」

噢，又來了！我下意識看看自己今天的裝扮，白色長身羽絨外套配黑色貼身褲，身上沒有任何卡通圖案，而且還化了妝、噴了香水、戴了隱形眼鏡，怎麼看都是一名

成熟女生吧？

我們寒暄了一會後，公車來到郊野的第一站，他禮貌地跟我道別，和中年婦人一家三口一起下車了。

外頭的雪好像愈下愈大，車速卻沒有減慢的跡象，我猜司機應該很趕時間。車門打開的剎那，吹來一陣刺骨的冷空氣，我不禁用雙臂環抱身體。

天氣預報沒提到會下大雪啊！幸好我帶備了暖水、暖蛋和羊毛手套……慢著！我臨出門前換了背包，現在的包包裡甚麼都沒有！

雖然這種事情並非第一次發生，我還是感到很沮喪。此時一頂黑色的羊毛帽子落在我的手上，抬眼一看，正好對上了候選男B的俊臉。

他是會讀心術嗎？怎會知道我此刻需要防寒裝備？我還沒回過神來，他已抓起了帽子，看也沒有看我一眼，匆匆在第二站跳下車。

原來是風雪太大，把他頭上的帽子吹了過來，我這個推理小說迷真的想太多了。

司機開車後，我再次檢查手機的 Wi-Fi 網絡清單，「搵到我咪畀你用囉」並沒有消失。

我的直覺果然沒有錯！我暫時忘掉空無一物的背包，把目光緊鎖在候選男D身



上，掙扎著是否要跟牠「相認」。

我已經不需要蹭網，內心卻有甚麼東西在亂衝亂撞，湧起了「必須要抓住這個人」的念頭。

快要到達下個車站，候選男D重新穿上滑雪外套，揹起滑雪板袋站起來。原來他長得很高，目測應該超過一百八十五公分，雙腿大概有五十吋長，從我這個角度看過去，頭都快要碰到車頂了。

車站就在前方不遠處，在我意識到自己在做甚麼之前，已然霍地站起來，一個箭步走到他身後。

那時候，我還以為自己是急於「破案」，所以才會如此大膽。

終於到站了，公車倏地煞停，我一時站立不穩，整個人向前仆倒。我想抓著他的袋子站定，卻抓了個空，結果硬生生摔倒在地上。

車門打開了，他向我伸出手，臉上露出擔憂的表情，似乎是怕我跌傷了。

「你怎麼了？」一如所料，他說的是廣東話。

不知何解，那聲音明明很平凡，聽進我耳裡卻很微妙，就像觸碰到我心底的某根弦，令我全身都顫動起來。

「我沒事啊！」我開朗地回答，抓住他的手爬起來。

我看到他脖子上掛著一條項鍊，吊飾形狀是一輪彎彎的娥眉月，此刻在我的眼中閃閃發亮，就像一枚在夜空中閃耀的月亮。

「那就好。」他鬆開了手，準備轉身下車。

不行啊！你不能走！我條件反射般伸手一抓，捉住了他強而有力的手臂。

「怎麼了？」他回頭看我，一臉驚訝。

鵝毛般的雪花自車門飄進來，在半空打轉，環繞著我倆盈盈飛舞，就像電影的定格畫面一樣。

不知何解，我的心臟撲撲地跳動著，彷彿快要躍出胸腔，身體明明被冷風吹得不停發抖，臉頰和耳根卻在發熱。

「我找到你了。」我聽到自己輕柔的嗓音。



再次感受到那灼熱的目光，我覺得坐立不安，思考著是否要轉換座位，避開那惱



人的視線。

從上車到現在，她好像有九成時間都在偷看我。每次我裝作不經意地瞥向她，都會跟那雙貓兒般的大眼睛對上，讓我覺得自己成為了獵物。

我知道自己有完美的臉形、精細的五官、性感的膚色、壯碩的肌肉、迷人的長腿、超凡的氣質……（下刪一千字），對雌性動物來說很有吸引力，但仍是為此困擾不已。

她看起來十六、七歲，應該還是高中生吧，剪了一個傻氣的蘑菇頭，臉蛋算是長得滿可愛，化妝技巧也不錯，身上還散發著淡淡的花香，但我實在對女生沒有興趣。

最近滑雪隊裡先後有三名女生向我表白，一個熱情性感，一個清麗脫俗，一個頭腦聰明，我都一一拒絕了，弄得她們都很傷心。

我摸了摸身旁的滑雪板，它已然是我人生的全部，所以我毋須跟人談戀愛。

為了它，我不理家人和朋友反對，放棄了在香港升讀大學的機會，一個人跑到這裡過著刻苦的生活，那不是「愛情」是甚麼？

我看著窗外白雪皚皚的景象，想起一年前在阿爾卑斯山上，跟隊友們一起集訓的情景。

雖然自小喜歡滑雪，但香港是無雪城市，只能在旅行時玩玩，過去從沒認真練習。中五暑假那年，媽媽為了令我的履歷表內容更豐富，安排我加入新成立的香港滑雪隊，希望對升讀大學有幫助。

她大概沒想到，如此費盡心力為兒子升學做準備，結果卻弄巧成拙，我敢說她一定很後悔。

我如願考上了心儀的大學，但在參加了幾次海外訓練後，我打從心底愛上了滑雪。每天上課時腦裡只有雪地的畫面，走路時忍不住模仿滑雪的姿勢，回宿舍後急不及待上網看滑雪選手練習的影片。

難怪有人形容滑雪是「白色鴉片」，當媽媽察覺到不妥時，我已墮進「毒癮」的深淵，不能自拔。

媽媽跟教練提出退團，教練卻跟她說，我是一個天生的滑雪選手，建議我暫停專業，到海外接受專業訓練。

他還說，以我的資質，說不定有機會出戰奧運會，成為香港第一名土生土長的滑雪代表。

就是他這句話，令我猶如著了魔般，跟媽媽狠狠地吵了一場，翌日就逕自辦理休



學手續，兩星期後已飛抵日本。

那天剛好下著初雪，甫踏出機場，雪花紛紛撲到我的臉上，我還記得那清爽舒暢的觸感。

四季之中，我最喜歡嚴寒的冬日，冷冽的空氣乾燥又清新，陽光也變得分外溫柔。最重要的是，可以和冰天雪地做朋友。

當我陷入回憶的漩渦時，車上響起一把清脆的聲音，有人用廣東話大叫：「我找到你啦！」

我轉臉一看，果然是那個奇怪的貓眼少女，原來她也是香港人。

她找到甚麼了？我有點好奇，但當然不會問，免得被她纏上了。我可不想再傷害一顆脆弱少女心。

有乘客嫌她擾人清夢，她應該是怕尷尬，於是扮作在談電話，卻不知道自己把手機倒轉來拿，樣子好不滑稽。

之後那名大學生模樣的男生走近貓眼少女，他在上車時被她的背包撞倒了，手上的書跌滿一地，連眼鏡也差點飛脫而出，對方卻渾然不覺。

兩人用日語聊起來，我只聽得懂「香港」、「中國」、「遊客」等幾個生字，大概

是男方想搭訕吧。那個男的一看就是書呆子，跟傻呼呼的貓眼少女倒是很相襯。

到了郊野第一個站，書呆子下車了，兩人好像沒有交換手機號碼，看來他不是貓眼少女那杯茶。

外面的雪愈下愈大，由細碎的雪粒變成了鵝毛雪片，車子拐彎時好幾次有點打滑，路面似乎快要結冰了。

這麼一來，今晚是沒法滑雪的了。希望明天早上天氣好轉，可以在新鮮乾燥的粉雪上滑個痛快。

來到第二個站，一直在玩手機的小白臉差點忘了下車，在車門關上前才衝出去。他頭上戴著一頂名牌帽子，下車時被迎面的大風一吹，剛好飄落在貓眼少女的身上。

小白臉緊張地往回跑，途中還撞到我的滑雪板。我惡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但他全然不察覺，只顧取回那頂索價近四位數的名牌帽。

我家裡也有一頂相似的帽，當然不是昂貴的正貨，而是來自偉大的尋寶網。

我望了望身上的滑雪裝束，同樣是強國冒牌貨，價錢是日本正版的八分之一。雖然質料一般，但款式設計的像真度高達九成，只要其他人沒有穿上身，我敢說一定看不出兩者的分別。